

大鱼老爸

你的老头，你的老爸才是这个世上最了不起的人物。

[美]丹尼尔·华莱士 著
杨全强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大鱼老爸

[美]丹尼尔·华莱士 著
杨全强 译
谢 峰 插图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鱼老爸/(美)华莱士(Wallace,D.)著;杨全强译。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5.6

书名原文: Big Fish: A Novel of Mythic Proportions

ISBN 7-5327-3604-0

I. 大… II. ①华… ②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
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3971 号

Daniel Wallace

Big Fish: A Novel of Mythic Proportions

Copyright © 1998 by Daniel Wallace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5 by Shanghai

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gonquin Books of Chapel Hill,
a division of Workman Publishing Company, New York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 09-2003-060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

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大鱼老爸

[美]丹尼尔·华莱士 著

杨全强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10 字数 95,000

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-6,000 册

ISBN 7-5327-3604-0/I·2056

定价: 18.0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献给我的母亲
纪念我的父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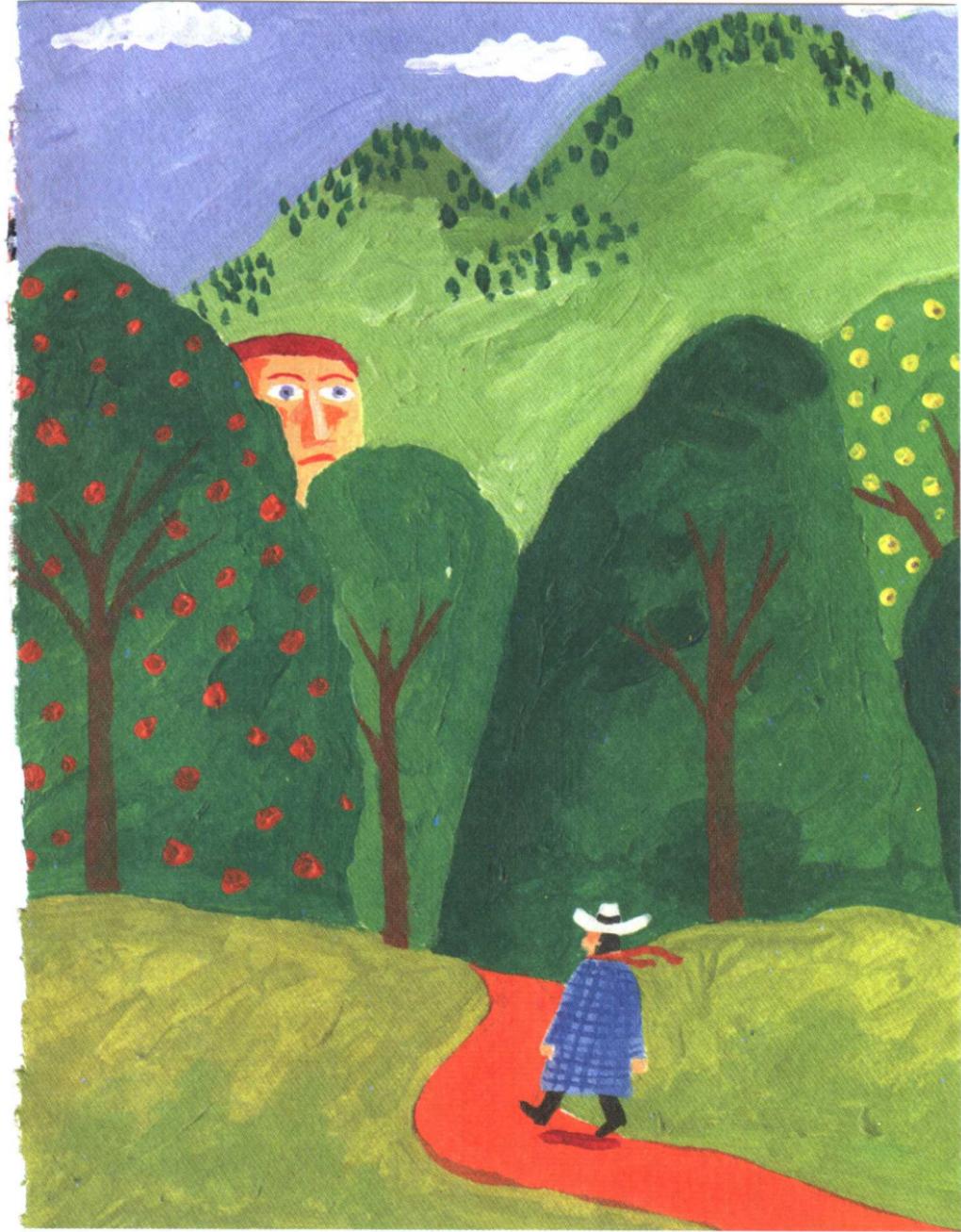
爱德华·布鲁姆出生的那天，下了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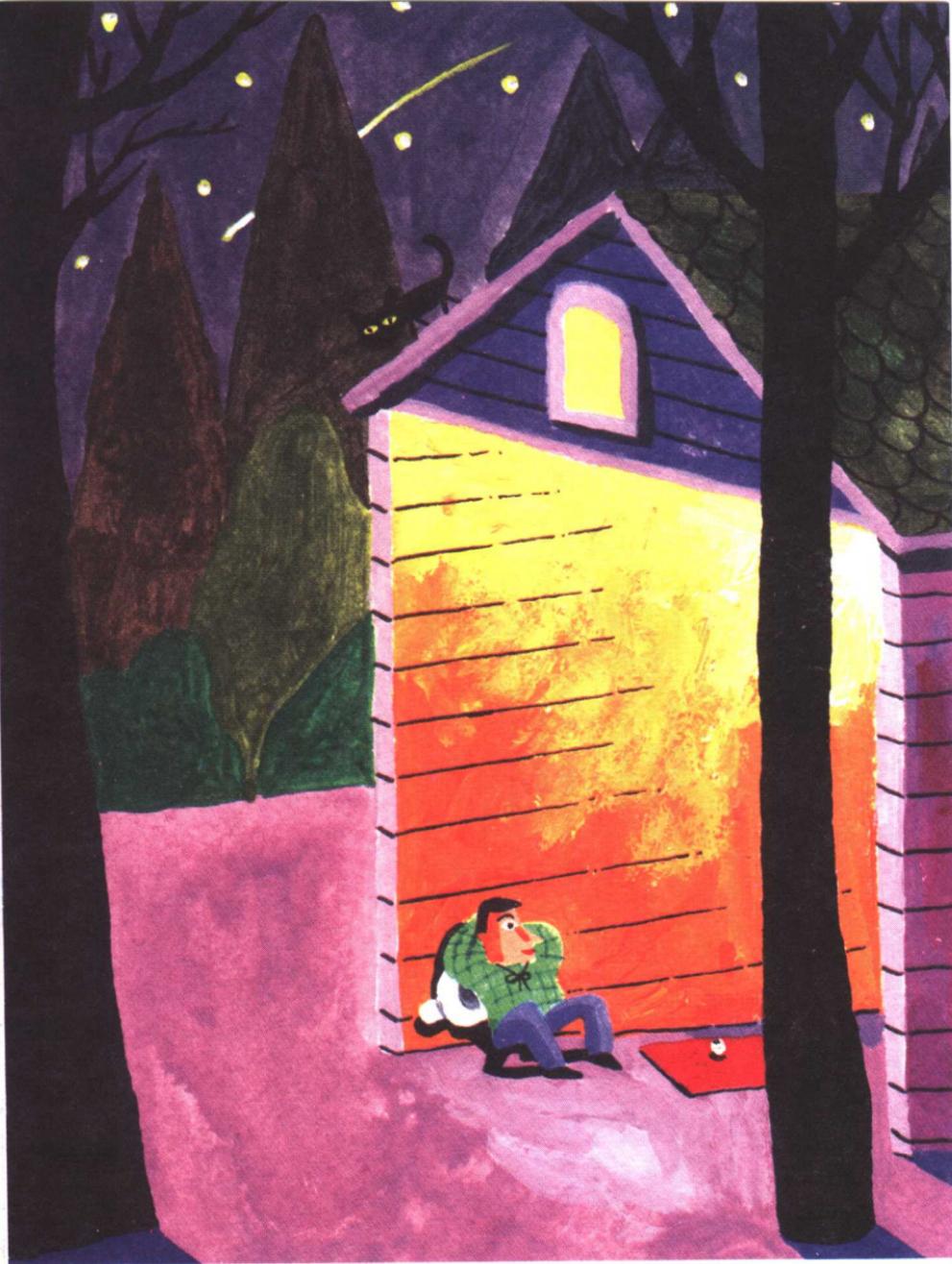
根本没考虑什么。我父亲全凭本能，就一头扎进河里，伸长了两手，就在百步蛇准确地把两颗小毒牙嵌入她小小腰身的时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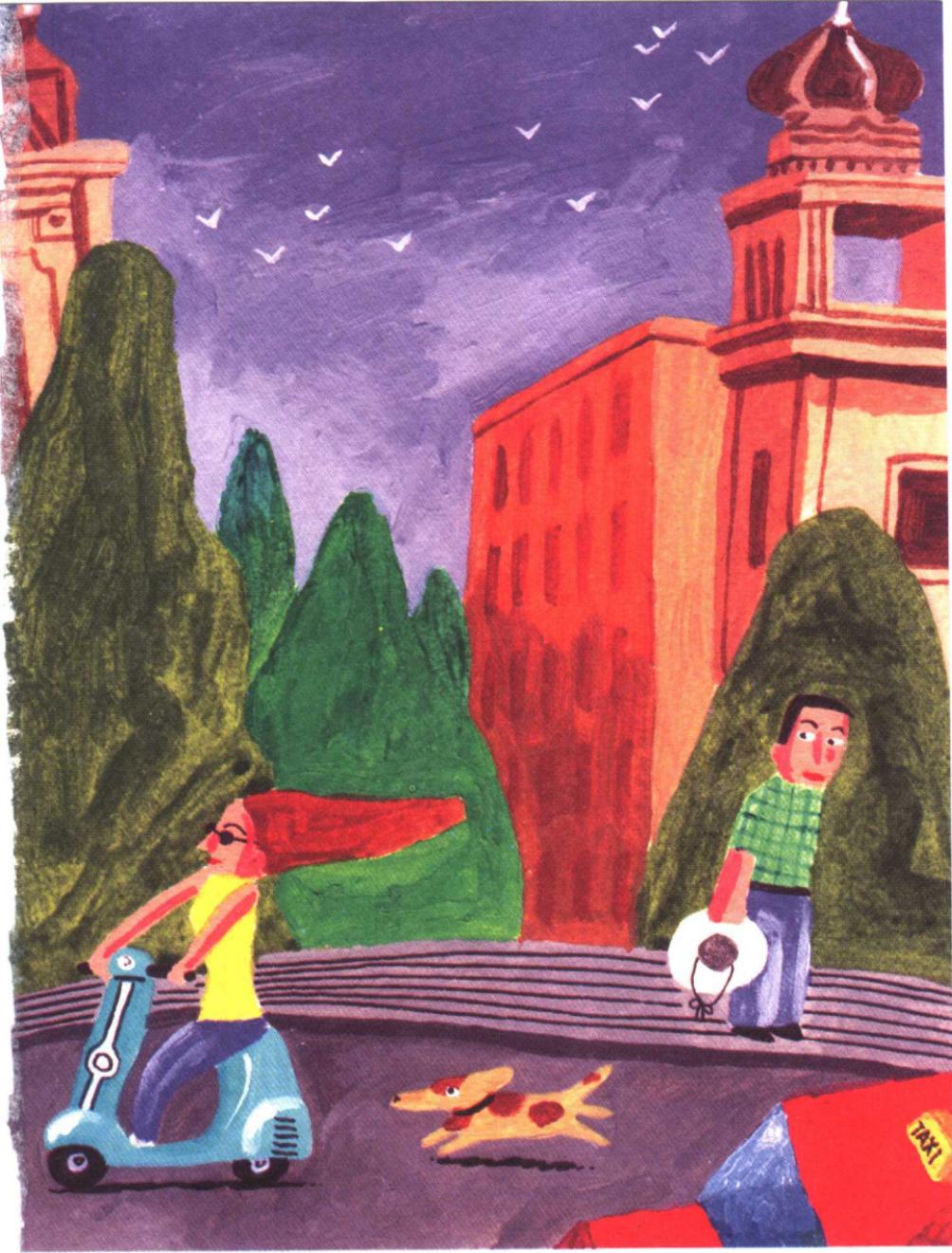
“一只狗，”威利说。“早晚都会出来查看查看，一个人都不漏掉，通常只会早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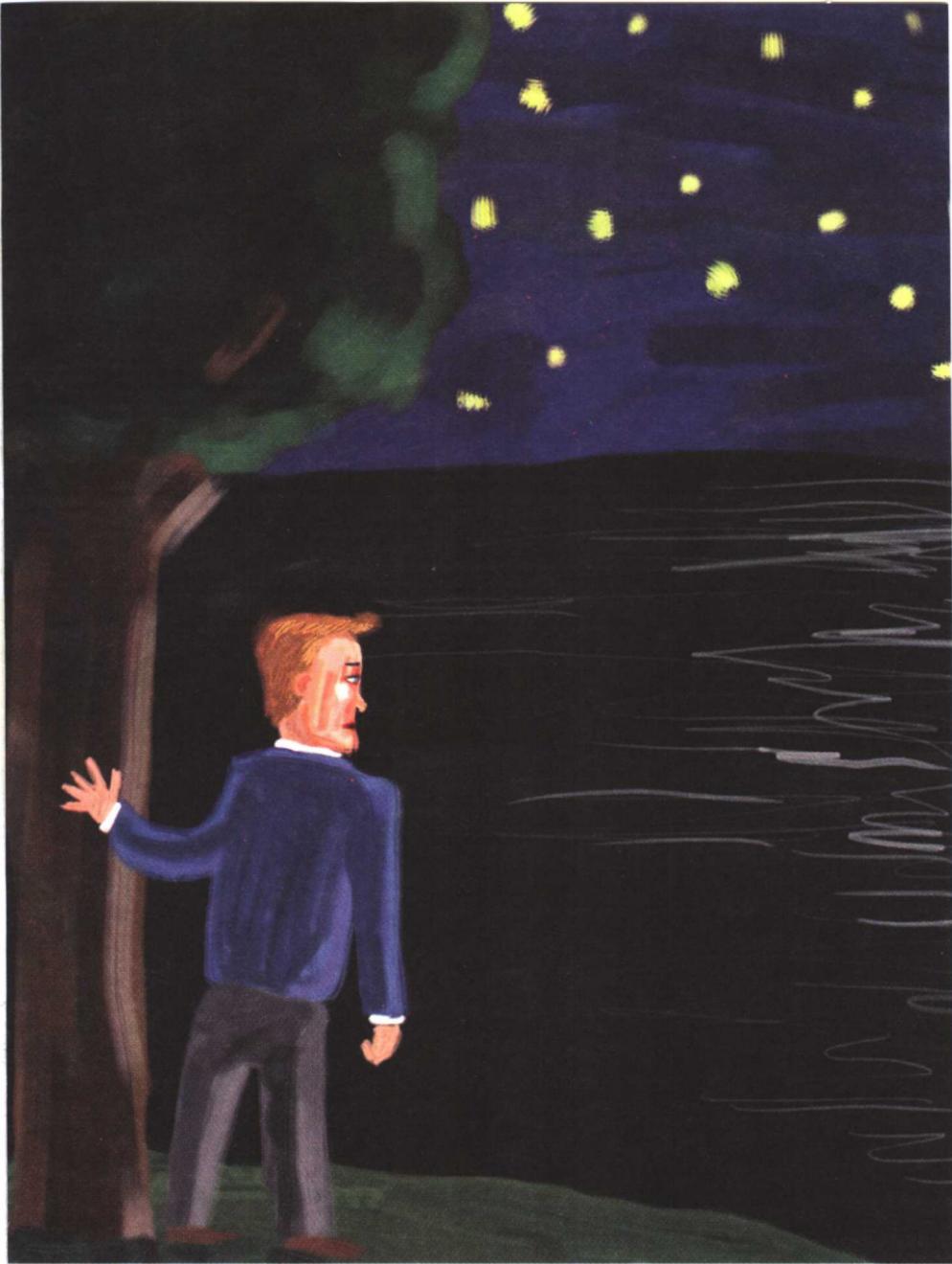
那天他离开生他养他的地方，你看着他，看到的只不过是个俊秀的少年，一无所有，除了身上的衣服，鞋子里的破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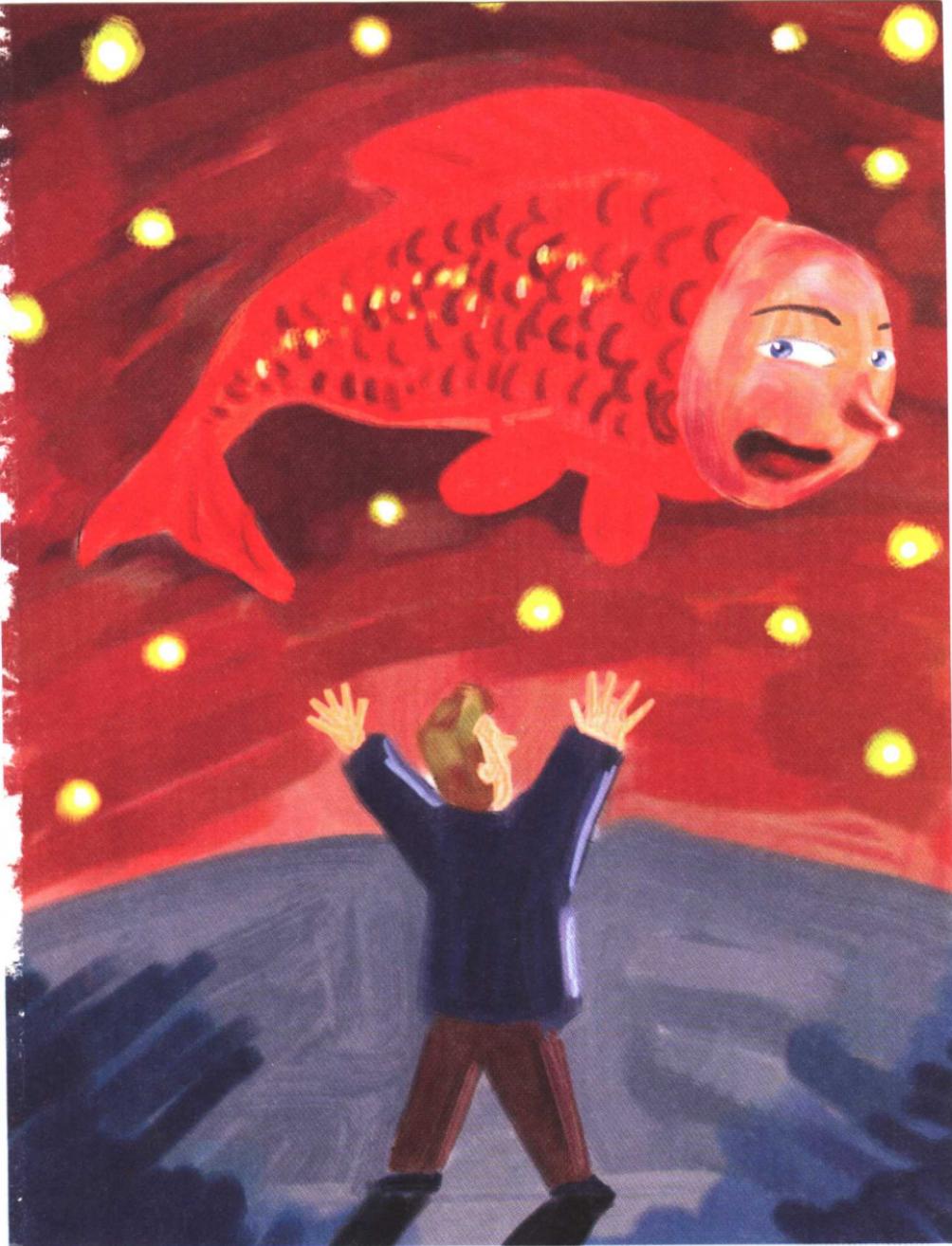
拿到这只眼睛的男孩那整个晚上都不许睡觉；他只能好好地看守着它。



在她走过的时候他不会介意看着她；看本身就带有自身特别的兴奋感。



但这时沼泽已经太深，而小屋太远，尽管他看见了她在那儿发光的眼睛，却够不着她。



这一次，我父亲正变成一条鱼。

目 录

第一部

他出生的那天	5
他跟动物说话的方式	9
亚拉巴马下雪的那年	10
他的远大抱负	13
父亲之死:第一场	15
河里的女孩	28
他的沉静的魅力	32
他如何驯服巨人	33
他钓鱼的地方	39
他离开阿什兰的那天	42
踏入新世界	55

第二部

老太太和眼睛	63
父亲之死:第二场	71
他刻骨铭心的初恋	82
他传奇的双腿	84
他展开行动	85
打架	87
晋见岳家	92
他的三份差事	97
上战场	107
父亲之死:第三场	112
我出生的那天	124
他如何看待我	127
他救过我的命	132
他永生不死	135
他的伟力	137
他做了一个梦	140

第三部

他买了一座城及其他.....	151
这是如何结束的.....	173
父亲之死:第四场	179
<u>大鱼</u>	186

在我父亲快要走到生命终点的时候，我们驾车出游过几次。有一次我们停在一条河边。我们走到河岸边，在一棵老橡树阴下坐了下来。

过了几分钟，父亲把鞋子、袜子脱了下来，把脚伸进清澈的河流中，看着它们。然后他闭上眼，脸上漾起微笑。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笑过。

突然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这让我想起以前。”

然后他就停了下来，又继续往下想。那些从前的事情如果能想得起，进得来，那么它们也进来得很慢，我猜他想到了一些笑话，因为他总是有说不完的笑话。或者他也许会向我讲述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对他的冒险而富有英雄色彩的生命的

颂赞。我真想知道，他究竟想起了从前的什么？他是是不是想起了五金店的那只鸭子？酒吧里间的那匹马？只有蚂蚱的膝盖那么高的那个男孩？它是不是让他想起了有一天他发现的那只恐龙蛋，后来他又弄丢了，或者他想到了他曾经统治了大半个星期的那个乡村王国。

“这让我想起了，”他说，“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。”

我注视着这个老头，我的老头，他那双又老又白的脚浸在清澈的河流中，就在他生命最后那段时期的这些时刻，我一下子想到了还是个小孩子，一个少年，一个青年的他，整个的生命就铺在他的面前，就像现在我的生命铺在我的面前。以前我从没有过这样的念头。这些影像——我父亲的现在和那时候——重叠在一起，就在那一刻，他变成了一个神秘的生灵，有着野性，既年轻又苍老，正在死也正在重生。

我父亲成了一个神话。